

国庆长假到外白渡桥旁边的上海大厦住了两晚，怀旧看新是上海人的新乐趣。黄浦江与苏州河一江一河的交汇处是上海大都市最有画面感和具有情绪价值的地方。讨论上海大都市的IP,我喜欢说一江一河是上海大都市重要的IP。住在上海大厦的十五楼,往下鸟瞰一江一河交汇处及由老外滩、陆家嘴、北外滩组成的黄金三角,脑子里就会出现有关上海发生发展的三个画面和断想。

画面和断想一是外白渡桥外侧一江一河交汇的Y形水面和凸起在水面上的上海城市轮廓线。我们小时候逛外滩,喜欢在这里看大船小船开进开出迟迟不开。是1403年的“黄浦夺淞”。后来因为吴淞江淤堵,1403年明朝永乐年间夏元吉到上海治理水患,听从上海本地人叶宗行的建议,决定做大吴淞江南边的上海浦,开挖从外滩到复兴岛一段的范家浜。这场人为的“乾坤大挪移”最终改变了上海水系的格局——汹涌的黄浦江反客为主,成为奔流入海的新干道,曾经的主干吴淞江则退

敦煌,别名沙州,虽然只是一个县级市,却为世界所知晓。在我的眼里,敦煌是一个古老的传说,是一曲神奇的舞乐,是一方文化的美玉,是一处艺术的圣地。当我乘坐的国航空客班机降落在敦煌机场时,正是夕阳满天之际。我们一行人在网上预订了一家旅店,坐落于鸣沙山不远处,老板亲来接机,是个东北汉子,外貌粗犷,却举止文雅,说话声音十分柔和悦耳。

旅店由几十个蒙古包和帐篷为房间,周边都是沙漠,四望皆为沙山,颇具大漠风情。蒙古包和帐篷按照天上星座排列,说是在晴朗的夜晚观星望月。进到里边,见到一堆一堆的石子尚未来得及铺成道路,去往餐厅需要踏沙而行,老板解释说,只是试营业期间。

敦煌的农户以种水果为主,有葡萄、哈密瓜、桃和枣。正是秋季,瓜果也都上市,品尝一过,感觉桃子较出色,葡萄、哈密瓜和枣稍逊于新疆,当然这是相比较而言,实际上还是很可口的,尤其是一种长条形的“黑美人”葡萄,极甜。这层意思我在出租车上了,“滴哥”很不以以为然,对本地水果极力维护,说我们并未尝到地道的本地水果,尤其瓜不少是外地进来的,而本地好的水果则多运往了外地,小摊上的有些是残次品。他说自己家也种了葡萄。车上有人说,能否将他家的葡萄卖些给我们,“滴哥”却正色说,自己家的葡萄也是销往外地了,现在只剩残次品了,不能卖给你们。我感到了“滴哥”的诚实和敦煌民的淳朴。当问及还有什么特产时,“滴哥”笑说:特产是有,但你们带不走——沙尘暴。

我们在敦煌没有遇到

一江一河交汇处的上海断想

诸大建

居为支流成为后来的苏州河。夏元吉的智慧和魄力不仅平息了水患,更悄然为这座尚未诞生的伟大城市,浇筑了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水运骨架。一江一河交汇形成的Y形喇叭口,从此成为孕育“上海滩”传奇的起点。这是为什么魔都上海的空间形态与帝都北京的方格网状或中国套箱空间形态不一样的物理原因。如果没有“黄浦夺淞”的故事,今天上海大都市的空间形态就会完全不一样。路过这里,我总是想应该有个建筑标志物纪念几百年前的黄浦夺淞和江浦合流。

画面和断想二是老外滩的万国建筑群和保留下来的原英国领事馆。是1843年的开埠,在一江一河交汇处开启了上海现代城市发展的进程。在这之前,上海的城市是在洋泾浜以南的南市老城厢,那是有城墙防范的中国古代江南水乡城市。开埠后英国首任领事巴富尔在一江一河交汇处南岸李家庄的泥滩涂上建领事馆搞英租界,现代城市发展的魔盒由此开启。随后一片全新的城市区域开始生长。

洋行(如怡和、宝顺)、银行

夜光杯

(如汇丰、渣打)、报社(如《字林西报》)、旅馆(如礼查饭店)等西式建筑如雨后春笋般在外滩及苏州河沿岸拔地而起,外滩滨水地带很快发展成为远东最繁华的金融贸易中心。万国建筑博览群在此奠基,勾勒出上海作为国际大都会最初的轮廓。现在以原英国领事馆为中心的周围一块地方被称为外滩源,小时候逛外滩,英领馆关着大门不能进,现在英领馆旧址更新成为文旅打卡点,刚刚开放的第一个元旦我们特地去那里吃过一次跨年大餐。

画面和断想三是一江一河交汇处曾经有过的“双夹水”和现在城市更新后成为上海会客厅展现的新面貌。开埠以后苏州河和黄浦江两岸布满了工厂、码头、仓库,工厂污水和生活污水都往江里灌、往河里倒。苏州河被污染的黑水在外白渡桥附近汇入黄浦江,形成了“双夹水”:黄浦江的酱油汤水与苏州河的墨汁水在这里碰头,界限分明,触目惊心。盛夏南风一起,外滩的空气便被刺鼻的腐臭所笼罩,当时位于河口的上海大厦不得不封闭向着苏州河一

侧的窗户。周恩来总理生前喜欢带着外国元首到上海大厦顶楼看上海,曾经在这里嘱托上海领导要治好苏州河。改革开放后上海直面这沉重的历史欠账,世纪之交,一场规模空前的“苏州河环境综合整治”工程雷霆启动,成为现在一江一河大蜕变的先声。当时我担任亚洲开发银行资助的苏州河污染治理项目中方专家,治理工程投入巨大,但希望开始随清波重现——鱼虾归来了,水鸟盘旋了,象征工业伤痕的“双夹水”最终消融了。20多年过去,现在一江一河两岸旧工厂旧仓库变身为艺术殿堂,旧码头蜕变为亲水步道与休憩平台,成片的滨绿地如翡翠项链般延伸。曾经的“工业锈带”化身为充满烟火气的“生活秀带”和灵感迸发的“文化秀带”。市民在此漫步、骑行、品茗、观展,水岸生活重新焕发生机。

三个画面分别代表上海发展的三个时代。黄浦江与苏州河交汇处的每一次转身,都深刻揭示着上海城市发展哲学的演变和递进。这处上海特有的水流激荡之地和上海最大的城市IP告诉我们,上海在不断地连接昨天、今天、明天,讲好文脉传承、推陈出新的五个中心国际大都市和现代化中心城市的发展故事,在一江一河交汇处留下新的持续前行的城市年轮。

梁波罗,单就这个名字本身,听来有一丝洋气、一缕别致,甚至还有一抹喜感。在偌大的上海滩,这个名字家喻户晓。在全国影迷的心中,这个名字串联青春。记得很小很小的时候,懵懂无知的我,一度以为此人是“卖菠萝的大王”。要感谢王汝刚,揭开了谜底,独脚戏《头头是道》里,汝刚爷叔用他那百试百灵的正北沪语洋泾浜,对翁文君黏腻道来:我新烫的这个头,人民警察看到,红绿灯也不敢开,因为人家都说我长得像电影明星梁波罗……几十年后,当我邀请波罗老师来畅谈他的电影人生时,特意提起这个“滑稽梗”,他微微一笑,慢骂骂道,好像是有这么个节目。此时此景,王汝刚的那句台词控制不住地在脑中循环播放,我有点忍俊不禁。

结识波罗老师这些年来,他身上散发出的三种气质,让我决心要提笔写一写,看看他的亲友和广大影迷是否认同?“英气”。但凡看过《51号兵站》的朋友,一定记得“小老大”的英气逼人吧。阔额挺鼻、剑眉朗目,这股“英气”,一直贯穿到“文革”后的《蓝色档案》《小城春秋》《子夜》乃至海派情景喜剧《老娘舅》里的“大姐夫”。其实,梁波罗只比李九松小4岁,但合作翁婿,毫不违和。记得我去接他来讲课时,他告知前一晚刚从外地赶回,舟车劳顿,很是疲惫,但已约定在先,再累也要信守承诺,我听后心中一阵温暖。当他站在我面前时,确实能读出几分倦意,而且穿搭也相对朴素,和银幕荧屏里的“熠熠生辉”略有差距,毕竟八旬老人了。奇妙的是,艺术家就是如有着魔法一般,也就闭目静坐20分钟吧,他上台时似乎浑身发光、气色红润,和刚才的疲惫、苍老,判若两人,看上去也就70岁不到,神采焕发的速度让我惊叹。于是乎,两个多小时,台上妙语连珠,台下意犹未尽。这股“英气”,分明还是那股熟悉,好似时光并未流逝多少。

“和气”。如果说“英气”是天赋的,那么“和气”就是自修的。结识至今,他始终是那位谦谦君子,温文尔雅、彬彬有礼,慢慢的、轻轻的、款款的。梁波罗和他的前辈王丹凤,是上影厂乃至全国影坛里无可挑剔的俊男美女,且海派、洋气、温婉的气息十分相近,王丹凤还是梁波罗加入民盟的介绍人,两人既是同事,更是好友。2017年,阔别观众20余载、93岁的王丹凤荣膺第2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华语电影终身成就奖”时,梁波罗开心得好像自己获奖,感慨万千的他,连夜写就《今夜燕归来——又见王丹凤》。翌年,“小燕子”王丹凤飞向了天国,梁波罗久久沉浸在不舍中。2024年,上影演员剧团举办“纪念王丹凤诞辰100周年暨王丹凤铜像落成仪式”,已是86岁、一头白发、深居简出的梁波罗,坚持来到剧团大院,脉脉追忆这位良师益友,更是深情写下回顾两人几十年忘年之交的又一篇美文《燕归来 凤还巢》。

“文气”。梁波罗的多才多艺是众所周知的,不仅仅是主业电影,他在歌唱、戏曲等领域也颇有建树,这其中,他的文学才能更是不可不提。他写过不少文艺名家,除了王丹凤,还有夏梦、程乃珊、李炳淑等等。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写祝希娟,文章标题便可打120分,他把两人的姓氏和各自的代表角色“小老大”“吴琼花”,行云流水般地糅合在一起,佳作《梁祝·小花》就诞生了,倘若只看标题,还以为是写梁雪芬和陈冲的故事,真是让我拍案叫绝,妙不可言。波罗老师文思泉涌,文笔细腻,读他的文章,仿佛和他面对面在聊天,似彩霞满天,似小雨朦胧,又宛若云中漫步。

秋天的敦煌

陈大新

沙尘暴,但在阳关遇上了大风,也许阳关这地方平时风也大吧。我在通往阳关的路上,帽子被大风吹起,然后像一只皮球飞奔向前,正好一对青年情侣走在我的旁边,见我手拿拐杖,被风吹得有些狼狈,小伙连忙上前扶我,姑娘则奋力追赶我的帽子,这场景让我感觉一阵温暖。多好的一对年轻人,这是爱的外溢反应吗?恐怕并不如此吧,这应该是美好人性的折射。

在敦煌市区转了一圈,走得累了,想找个地方吃晚饭,同行中有人查到一家羊肉店,是网红打卡地,走到一看,门前一堆人等叫号,看看天色还早,我们决定体验一下,取了个号,一看是206号,再看看左右的人们都很耐心地等待,也就静下心来,想想人生许多时候都是在等待,何况这一次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呢?终于在华灯初上的时候,我们被叫到了。吃完可口的羊肉后,也就觉得先前的等待还是值得的。

去敦煌,除了鸣沙山、月牙泉,最主要的是看莫高窟,预约的票一次可看八个洞窟,第十七窟“藏经洞”也在其中,1900年由道士王圆箓偶然发现。“藏经洞”有古代各类文献及文物艺术品五万余件,大半流海外,历来就有对王圆箓不识国宝、保护不力的责难。而讲解员则说,王圆箓的发现之功,还是不该抹杀的,这些遗产是中国的,也是人类的,显示了敦煌的自信与大气。我们游敦煌的几天,适逢第八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举行,这一届新开的E馆,是国际文旅商品的展馆,有伊朗、印度、法国、澳大

利亚、越南等展区,自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以来,敦煌再次揭开了世界贸易的新篇。

秋天的敦煌,天明沙净,一排排白杨整齐得好似在参加阅兵,骆驼刺丛中,时见兔子的踪影,让唐代诗人们吟唱不已的杨

柳,依傍于青青客舍,低矮的葡萄架绵延于道路两旁。再往沙漠中行驶,可以几个小时没有风景变幻的感觉。

从鸣沙山万人演唱会的震撼中出来,在幽静的蒙古包前守候月亮的升起,忽然沙山前方无人机组成的骆驼图案,让耳边响起了清脆的驼铃。明早就要飞回江南,再见了,秋天的敦煌,难忘的敦煌。



林中鸟 (纸本设色) 高 茜

一到仲秋,便会想起姐夫“秋季须去燥觅润”之说。十多年前,我患上习惯性干咳,秋季尤甚,求医问药无果,难以断根。某年中秋,妻姐邀我一家三口去她公司用餐赏月。姐夫掌勺,上桌的鸡鸭鹅羊蛋等,都是他绿化工司旗下基地自己养的,食材新鲜。姐夫开过小饭店,厨艺自然不在话下。席间,我时不时地干咳,引起他的注意:“妹夫,你这是内燥,信不信我的一道菜,能治你的病。”我朝他笑笑,他一板面孔说:“你给我等着。”一会儿,他从厨房端出一个硕大的砂锅,很烫很沉,两侧捏手的锅耳均垫了抹布。揭开锅盖,一团裹着鸭香的雾气滚滚腾起。姐夫一脸傲气:“就是这道老鸭汤,能治你的干咳,包你任何地方都吃不到。”说完即刻为我舀了一小碗。我端起,吹了吹碗口的热气,小口品了一下热汤,缕缕鲜味的确与众不同。除了鸭子独特的浓香,还藏着淡淡的草药味。那药味像是特意加

进的调味品,鸭的鲜与药的苦一点也不反冲,像红花配绿叶似的自然天成。

三碗热汤过喉下胃,虽无姐夫说的“鲜得掉眉毛”那样邪乎,全身的毛孔确是舒张开来,令我暂时忘了咳嗽。我满脸折服的神情,让姐夫更加起劲了:“首先,七年的老鸭市面上根本买不到。再者,放咸猪手一起煮,能中和鸭

的骚味。蘑菇玉米能吊出鲜味,几根虫草和少许枸杞、黄芪、麦冬、茯苓等都是去燥温润的……”

次日晚,姐夫遣其子军军送来一大砂锅他煮的老鸭汤,嘱我每日炖一小碗空腹喝下,连续一周,痰必尽,咳必消。怕我不当回事,特地打电话催问确认。按照他的吩咐,我连料带汤连吃一周,感觉喉咙果真干净透亮,不怎么痒了。我把这桩奇事与办公室的同事说了,无一信者,都说:“如今哪还有七年的老鸭?”

我把同事的疑虑电告姐夫,他急了:“明中午叫他们都来基地,亲眼看看七年老鸭生活的地方,亲口尝尝我煮的老鸭汤。”

约齐七位同事,驱车来到姐夫承包的六十余亩绿化种植基地。那里大小不一品种繁多的植物茂密成林,林下散养着山羊、草鸡、灰兔和大白鹅。基地的中央搭建着三间活动房,分别是厨房、餐厅与仓库。紧挨着活动房的是一条南北向的小河,笔挺如一根擀面的木杖,姐夫说:“它就

叫面杖河,河虽小,却通外港。”姐夫把面杖河腾出五段,用塑料网、铁丝网等材料拦成五个鸭棚。白天鸭子下到河里戏水,吃鱼虾和螺蛳,晚上将它们赶进岸上的旱棚里。姐夫依次介绍:“南面最大的那棚养着三百多只一至三年的新鸭,以产蛋为主;落北分别是四年、五年、六年的鸭棚;最北面的棚养着七年老

鸭,已不足30只了。”同事老曹感叹道:“30只,吃光就没有了,太珍贵了!”姐夫笑笑说:“吃不光的,今年的六年老鸭,明年就是七年的了。”

礼拜天,我带了礼物上门感谢姐夫,遇见其父——老鸭汤的原创者、九十三岁高龄的老戴。老戴面红膛彩精神矍铄,聊起老鸭汤“去燥温润”之功效,老人从冰箱里取出一条他亲手腌制的咸肉送我,他说:“把腌制的猪肉用白布包好,与草木灰一起密封在瓮中半个月,也是去燥之法。”又说:“其实,秋季去燥觅润,功效不光来自于药膳,还有人心。心不烦躁了,身体自然就舒坦温润了。”

过了几天,妻蒸了老戴送的咸肉。我咬上一口,润而不燥,肥而不膩。

春夏养阳,长夏胜冬;秋季喝汤,赛开药方。

秋日养生

责编:吴南瑶

梁波罗的『三种气质』

刘德亮

